



實政錄

共八冊

14
514
22

一





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序

大學傳釋治平曰如保赤子  
心誠求之至論絜矩大道曰  
忠信以得之蓋王道本於誠  
意保蒼赤安  
社稷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士

君子遭時遭主孰不亟自表  
建以為國為民居然自命顧  
忠信未豫心寔不誠一膜之  
外已成秦越烏能以實心行  
實政喚咻生民而登之上理  
乎惟我

呂先生天中大賢得伊洛真  
傳所著有呻吟語發明六經  
孔孟之學天德王道淵源於  
中居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一念民胞物與真可盟幽獨  
而格鬼神者比其在銓部也

操人倫之鑑式序在位至貴  
要矣乃慨嘆曰吾人濟時行  
道必先親民遂力求外補一  
意安民之政自保釐山以東  
及鎮撫山以西朝夕焦勞惟  
恐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諸

所措注靡匪加意蒼赤者懼  
民啼饑號寒也教之墾荒田  
興水利樹桑棗養五孽其所  
以殷殷懇懇導衆利而布之  
下者必歆家給人足而心始  
慰懼斃民無告也為之歲給

粟布時加存問即瞽目殘肢  
俾各專一藝以資其身乞丐  
之流亦冬有生房房有布被  
期窮民舉無失所懼荒歉為  
民災也紙贖無礙盡數糴穀  
貯預備倉而又募民出粟益

以官廩俾在在皆立社倉遇  
有水旱不能為災懼盜賊戕  
吾民也而申飭保甲之法懼  
淫邪蕩吾民也而講明鄉約  
之法懼冤枉害吾民也而設  
為平反之法懼奢靡損吾民

也而崇尚節儉之法又懼有  
司之弗愆或至殃吾民也指  
陳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于  
是乎著為明職民務鄉甲約  
風憲約獄政諸書頒布諸司  
共期惠養黎元以臻上理蓋

先生愛民真如保赤一猷念  
一政事設誠而力行之故臚  
分畛列曼曼乎其言之也不  
佞炳令東魯晉中受知先生  
最深且久實爐冶而陶鑄之  
大懼弗克奮樹負特達之遇

茲奉

命按楚職屬風憲益不易稱日  
惟兢兢凜凜循先生書布之  
政令用廣其澤所以報也而  
徐自考會不能萬分一然務  
實而耻為文此其大旨則奉

若著蔡巴秦越久之禁方已  
人之疾矣必請而傳之以所  
求博也是書烏可以弗傳爰  
校而刻之總名之曰實政錄  
宇宙之廣必多薦學好修留  
心當世者緣先生之迹而神

明之太平可致也豈曰小補  
之哉謹序

萬歷戊戌歲季春吉旦巡按  
湖廣監察御史燕趙門生趙  
文炳頓首撰

明職引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  
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  
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  
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  
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  
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  
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  
夜點檢自慙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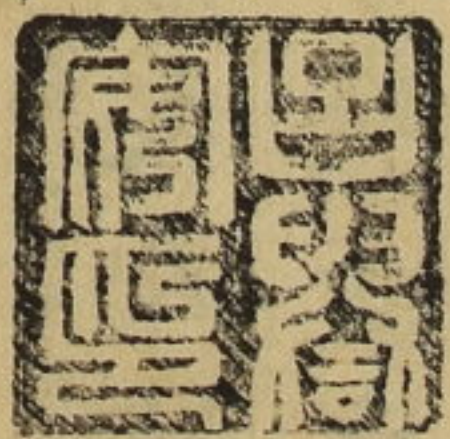
乎余言

萬歷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

坤書

嘉慶丁巳夏武定府霑化縣知縣八世姪

曾孫寧陵譽安重刊



吏承出身

雜職小官多出於吏員承差夫吏承上納大小行頭供役司府州縣房中案牘止尾承行之名堂上應答類多奔走之事通明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文書靠積年書手招擬托慣獎主文借公衙以支門戶緣私賄以養身家三考甫完而此心久壞一官初授而惟利是圖豈無賢人君子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嗚呼官多

卑吏亦自卑

朝廷一切事體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則言仰某衙門官吏如叅謁則言官吏作揖如示仰則言官吏人等吏何嘗卑哉倘念上納之費所值幾何終身優免無一非百姓膏脂所在榮光何者非

朝廷體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報效之口俸祿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是途長况上司耳目察爾獨精但有一長

無不培植本院薦人惟論才賢不拘資格努力自愛無負教言

倉官之職

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荒可以活萬姓之生征討可以濟三軍之急為倉官者收時要極乾極淨量時要極早極平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防水浸瞭窓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墻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糯灰以

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  
上倒下務使薰蒸濕熱之氣得以宣洩每  
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  
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  
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  
喜悅前程自然遠大而今做倉官的地濕  
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盜與我無干只愁  
妻子貧窮只恨錢財不得收時刁難納戶  
數日不收及至常例滿足濫收濕糶又有

一等作奸之人計筭在倉斗頭加耗共餘  
若干却通納戶半折銀錢兩圖便宜至於  
出放之時短升少合零取碎侵無所不至  
不思

朝廷設倉官豈為倉官哉不忍一年貧苦致  
壞一世前程仔細思量真是可惜本院留  
心採訪必不虧你好官敬聽吾言大家勉  
勵

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偽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為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從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

不問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囚盜全不緝拏却又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驢馱擔挑者不止十分抽一作賈為商者平白指稱為盜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拏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驛過之職

倉巡看驛過謂之熱鬧衙門以為美缺蓋驛過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你每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常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監中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騾馬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

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過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饑寒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銀多入囊篋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或私衙日索小菜下程或家人私送秋風人事或受居民詞訟或與娼婦姦淫種種弊端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

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  
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趕逐的也是  
你掣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  
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  
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  
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  
餘利以充

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  
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及集  
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攜筓篋  
疋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  
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  
此為科歛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  
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  
如此剝削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  
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

已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  
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賊毋悔嗚呼有  
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  
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  
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可不  
慎哉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  
違條犯法况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得強

賊尤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  
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  
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  
櫺榧榧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  
野地豈能揀翅騰空况監墻門戶重重乃  
重犯脫逃往往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  
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眯目  
昏心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  
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

日職卷之一  
念防奸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賊跡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當發解之時鬆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矣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病疾

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倉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為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



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豈知大戶解官亦  
有苦處徵收之時貪官視為財主又料其  
多收巧立名色雜取重派傾銷之時當堂  
拆封先扣火耗入諸私囊腳價添搭鋪墊  
打點一切不管及至發解之時却又輕輕  
扶捏天平每百兩常輕三二兩大戶解官  
遙望嘆息何敢近前一看及到交納之處  
千巧百偽務在多壓當事者佯為不知或  
偽出公言不知秤兌官吏熟知其心已暗

笑之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  
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  
多甚者打點不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  
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  
者道傍號呼哀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  
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  
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  
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  
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

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  
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  
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  
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  
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  
敢遽蒙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  
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粘帶含糶乘機作  
弊倘官若廉正則闕檢自嚴左右自畏安  
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

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  
將銀囊搭掛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  
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  
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  
視一面即填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兌既  
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  
兌彼庫官吏雖怨而無辭群小欲希恩而  
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  
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

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  
感於二十年来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  
者

官恩例貢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今官恩  
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即今例  
貢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詆以蔭  
得官者為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為銅臭  
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  
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  
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田宅  
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

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  
貴氣習者倔强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  
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闡茸不奮精神而縱  
貪婪以誑吏議則誰之咎哉余向亦徇眾  
人之見謂賢才不在此曹及入宦以來於  
官恩中得三四人例貢得一兩人甚自振  
拔且曰負七尺之軀享一命之榮無分毫  
之益為衣冠之玷以實世俗之笑吾甚耻  
之余雅重其人因以示勸諸君其勉諸

### 貢士出身

國家恩典惟養士為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  
高鄉隣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  
賤差徭槩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存體歲  
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何者非民脂民膏  
科年酒席綵樂夫馬盤纏一切皆榮名榮  
利及至廩膳年深貢之

國學旗牌路贐半於科甲故自入學以至入  
官蠲除作養費軍民不啻數百金矣問閭

市井小人一飯不忘報自思何德何功受  
此大惠久惠故官無大小自家命定前程  
職無崇卑自當隨緣稱報平日養育是  
朝廷耕鑿時今日選用是  
朝廷飲食時不信

國家養賢用人只為秦養我七尺之軀為士  
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為  
我身哉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  
朝廷蠅營狗苟只為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科甲出身

世俗談榮貴無不艷羨科甲人而科甲  
中人亦以此自艷羨余亦未嘗不於此沾  
沾焉何者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謂澤可遠  
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謂  
道可大行聖賢之艷羨貴達蓋如此科甲  
中人非澤可遠施而道可大行者乎小而  
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  
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

座九列肯留心於  
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  
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  
彬彬有人至於藉地步之榮逞恣睢之欲  
有與援者三窟之兇恃廣與者百足之蟲  
為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  
不舉行乃俗眼上官誰不推引以結他日  
之恩為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  
治略不關情惟奔走俗塵僅了簿書以塞

目前之責為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  
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津要收恩避事  
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當嫌怨雖係天  
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彌套熟患得  
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  
朝既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罪或強買宅田或  
凌逼債息或囑托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  
子弟僕隸橫於鄉隣或恃知舊衙門快心  
讐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

夫或討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  
監司耻其負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  
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為名宦入為  
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為惡之資耶負國殃  
民之罪科甲人獨百於諸曹矣乃樹坊揭  
扁以招人指罵榮乎辱乎余言傷於激切  
而若是未嘗無人然未聞吏承歲粟出身  
而敢於為惡者吾輩受

國恩不為不厚負世望不為不隆可若是否

乎余自耻不類恐為朋儕辱故諄諄自責  
望如此所願同志以人品自激昂以世味  
為塵垢各求表樹無愧科名幸甚

###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重官之壞亦無如教官  
壞矣

國初以學校為首善之地教職為風化之官  
每選上舍俾為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  
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為世用則行取為編

日取卷之一  
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為大臣皆有建樹  
當時以起家教官為第一榮進匪  
朝廷濫擢此官則教官實稱此職也今之士  
習可知也已聯其長少正其心術端其趨  
向約其放縱抑其驕蹇策其惰慢教以立  
身行己之法廸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  
則為端人正士出仕則為良吏忠臣一言  
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  
之才堪為

社稷之重但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  
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  
矣而撫按不以

國初之典薦

廟堂不照

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  
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  
舉業講課者幾人昔曹月川先生端曾為  
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尚賢士皆濯心



礪志耻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沉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話言不聞師生相與君子耻道之矣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已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望我以養賢待

用之益教授授以何術學正正得何人教論論以何事訓導導者何說府州之轉雖冷會否作人之功升斗之祿雖微有無素餐之耻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擊柝抱關當盡譏察啓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名而備冗員耶本院言誠過直殊傷雅道然賢者反諸身必以無此自嫌不肖者觸其非亦當以有此自愧也

弟子之職一讀書緣由

壬辰八月余移駐代州謁

先師廟試講既畢乃前諸生而問之曰諸生知  
聖賢以經史垂訓

朝廷以學校養士之意乎夫乾坤內只有這  
一種道理古今人只有這一副心腸千古  
聖人心腸中是這箇道理吾人心腸中也  
是這箇道理只是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又身心體驗措注精詳故其精神心術  
之微識見施為之妙載在方策傳留後代

是我心所同然而彼先得我心所同具而  
彼先言一種道理之外聖人別說分毫不  
得一副心腸之外聖人別有分毫不得譬  
之衣食聖人是做造的吾人是喫穿的做  
造的留式樣喫穿的享見成所以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以我這副心腸就經史  
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  
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  
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

務艱危難濟之變轉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元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之不載者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等參贊輔相故以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言言符契事事脗合不必費古人之心自能獲古人之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

朝廷特設學校群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

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貌獨優舉士之禮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一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

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把一段學校當作

朝廷修蓋下利達的教場砑砑終日誦讀倦倦只為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誦消災免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的些經錢食米衣鞋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

細思量笑死媿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効只是吾人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腸有了這副心腸參贊位育不是難事彌綸輔相不是虛言只是而今世教不

明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  
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這八件合下是一齊做底其實格致誠  
正功夫磨練成這箇身子全到天下國家  
處作用隱居求志求底何志就是行義時  
所達之道也窮不失義不失底何義就是  
達時所不離之道也孔子曰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以是甚麼工夫漆雕開曰吾斯之  
未能信斯是甚麼道理文中子曰苟有用

我者執此以往此是甚麼學問諸生於以  
字斯字此字曾否留心孔子曰期月可也  
三年有成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聖  
賢有這般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般期  
限就是下等事功如管仲之期於霸齊范  
睢之期於帝秦蘇張之期於縱橫志趨雖  
不正大手段都是見成的的確確掣得定  
底故其作用出來皆有成就諸生在此只  
知記作文章誦讀策論且莫說本領上體

貼就是章句之學也只剽竊料度他日忘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留心者已自不多至於世道之汙隆國家之理亂漕河之通塞馬政之修廢軍伍之盈虛戰守之機宜邊計之得失言之津津有味策之鑿鑿可行恰似

不見有人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不於諸生望將誰望乎諸生今日着襤衫明年戴官帽遠所云云一一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兒皆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為念志伊尹之所志以憂勤惕勵為心思周公之所思為學便是實學佐為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

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  
俾

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

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於  
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為之吐氣揚  
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  
生勉之

弟子之職二作人道理

舉世衣冠徃徃通用惟有生員衣冠

皇祖特為留意襴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  
也外有青邊元素自閑也四面攢闌欲其  
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  
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  
內而不敢縱也絛總下垂絛者條也心中  
事事有條理也團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  
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

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  
巾

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一面按一

掌作民字樣遂為儒巾曰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而今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嗟夫

聖祖之待士如何隆重而望士如何殷切也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闐闐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

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即有狂態邪言亦相與竊笑而不敢短長秀才搖擺行於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為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闐闐其心言不根道義信口開闔身不守禮法任意舉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開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



其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刁悍挾制有  
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輕適呈詞或一人  
事而約衆人同行囑托說正話者則笑為  
道學吹求其短必灌以狂泉不詭隨者則  
惡為古板厭棄其人不資夫麗澤孟子曰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此謂八行即無論上有百行  
此八行者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  
點檢如此語言得無不忠信乎如此舉動

得無喪廉耻乎夫禾之高出曰秀十中一  
人曰士士肯好修同學見其人而愛慕居  
鄉薰其德而善良官於內則為朝著儀刑  
官於外則為縉紳師表此之謂秀出此之  
謂士人也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也不枉天  
地涵育此身也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也不  
枉

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纊之時將平生履歷  
打算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也留讚嘆於

人間百年易過此身不復再生一息尚存  
此志豈容少懈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  
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  
訓迪諸士第謬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帥之  
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戒今日士風三事  
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  
時見同學長者竦然恭敬不敢在傍高  
言大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迎騎於長者  
道傍勒馬同席於長者告坐隅遷分付唯

唯聽從使令駿駿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  
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為憂夫  
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  
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  
傲况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  
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為首  
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  
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  
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

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  
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為毀譽以口  
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  
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  
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此等士風  
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  
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  
失相規末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  
未有先侮士者即士為人侮一士之口足

以訟一人即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  
足以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况天下處處衙門自  
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  
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  
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  
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  
此法

卧碑

勅諭果有此許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讐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日者靜樂生員劉鳳起劉鳳儀與周繼登闕毆通學生員李鍾翠等相率赴省向兩院司道開然膺懇本院不罪劉鳳起等而黜李鍾翠夫闕毆自有正律一丞尉

能處之而張皇如此聲勢可乎不可乎且士之賢者未嘗不非笑其同類而朋黨既成去者以不去者為薄行甚者以誓相要以罵相激以利相鼓舞柰之何不強相從乎夫士也諸類中之賢人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為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不欲以姑息兒女之情相煦煦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

之矣詩生其繹思哉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本院做秀才時嘗懷濟人利物之心無當事臨民之位徒有念頭無處展布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

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

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皂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鰥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朴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賣放本戶却着隔里同姓舍冤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

打要錢以出氣耳輒聽皂快支使一吞其  
餌則貓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同一入其  
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  
擅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財營  
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  
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  
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  
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挈問後悔何追  
近見一二佐貳既能潔已又肯惠民本院

深所愛重各官勉乎哉

太原諭屬

壬辰六月余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  
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  
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  
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  
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  
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  
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

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為心為  
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  
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  
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  
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  
曰予弗俾厥后為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  
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  
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  
伊尹引為已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

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  
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汲汲皇皇慙慙只是這箇不忍人  
底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  
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  
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  
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  
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  
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

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為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吊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制之不能雖淡薄之不减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

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媿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為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為先奈何不自愛是為名而為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已而短於才心知愛



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  
安能為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為而動  
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  
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  
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  
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  
之志亦不為邪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  
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  
掩惡要結能為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

之寵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為身家妻子  
之圖慤懃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  
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  
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  
官我為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  
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  
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  
失所民物付托何人

一人篤恭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黨泄泄

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嘆將遂  
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  
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  
豈為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  
思可為大媿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  
君千萬努力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  
顯總之無益於蒼生不若聽其求富貴苟

平生疾惡抱不平之氣悲民懷欲救之心  
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  
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  
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  
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  
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  
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  
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為均之差糧不明  
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

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  
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  
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  
愚朴受害我為剪之嫖風賭博扛幫痴幼  
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  
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為弭之老幼殘疾  
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  
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  
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

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奸  
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為省之  
衙門積蠹狼虎吾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  
刁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  
我為慶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  
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  
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  
我為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為治之  
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眾黨惡

主謀峻訟為我殄之大甲負累鄉夫騷擾  
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  
及時當修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已之欲  
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已之讐我為去之  
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  
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  
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  
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  
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

謂真父母各官試自點檢果能如是否乎  
就詩賦者以豪放自高好宴安者以懶散  
自適嗜驕泰者以奢侈自縱工媚悅者剥  
民膏以事人計身家者括民財以肥己民  
生疾苦昏昏絕不聞知風俗美惡夢夢那  
復理會一般坐轎打人前呼後擁招搖大  
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乎意念無愧否  
乎大街小巷千百人環視愛我乎敬我乎  
恨我乎笑我乎厭惡而鄙夷我乎此不必

揆之人情一反已而可知已如此作官果稱職否乎夫醫者之治人也診其脉息望其形氣投以湯丸曰一服去甚再服却疾三服減半四服全愈病家驗之曰異而月不同計期而卒有效曰此良醫也若攜藥裹而來守治數月病無損於分毫仍攜藥裹而去何辭以復主人守令到任之時便察此郡邑受病標本施治後先何困可蘇何害當除何俗當正何民可懲何廢可舉

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蘇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庶幾士民數其事而稱之曰吾父母到任以來某事某事有功吾民吾臨去而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疲瘵之苦頓蘇膏澤之施亦足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

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執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

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職掌惟是查盤一事府佐所同而利不勝言余每病之何者稱物者必持衡照物者必持鑑今應查應盤錢糧必須我有底冊以為衡鑑方能印證彼弊知其有無今也開除收在止憑所查州縣造來收解起存亦據收掌人員開送侵欺者徑不登造冒破者巧為彌縫查盤官何

從而知之夫求隙於塗塞之餘洗垢於湯  
沐之後即有一二發摘祇是犯人踈拙乃  
於庫銀輕重毫釐倉穀多寡升合草束底  
蓋汜爛便問侵欺徒贖人夫點閘不到馬  
匹鞍仗不齊解發批收違限多問有力不  
合是查盤者兩院科贖之官也且其跟從  
吏書自有應得常例即嚴刑亦不懲誠果  
何術能盡闕防其不肖者簡教自尊以敬  
慢為賢否苛刻為事以搜索為精明所在

官員甚者以酒滯花幣相牢籠以報門遠  
接相媚悅而採訪開報官吏土豪半由積  
年皂快多出窩訪通家近雖名為革訪其  
實賢否從來豈能心通耳報乎賢者知過  
求之無益也一以安靜為事銀收庫簿倉  
遍厥經或掣封抽斗或指一槩干或任憑  
所在官員捏報幾名罪贖又非查盤本意  
以後查盤官吏先於兩院領上次查盤底  
冊雖難盡憑尚有半據其餘情節微細事

體含糊不必槩入供招不必槩擬有力總之一罪眾攤牽累多人或貪棍坐贓多延年限何益之有至於錢糧拖欠州縣間點欠戶三二十名親審不完緣故其待支錢糧不應動支而輒申請動支如本色解剩之類官吏從重叅究責令扣俸抵補庶苟且之吏不得夤緣以破法而倉庫錢糧不至借名而乾沒矣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為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



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  
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  
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為  
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  
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為知府者  
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  
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  
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  
已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

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  
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糴不均者催科無法  
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為害者  
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  
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  
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  
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  
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  
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

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  
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  
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  
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  
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  
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  
屬之政廢興隆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  
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  
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鄙惡

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  
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  
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  
之黎民灑灑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  
賢太守其細思之果能如是耶是謂真知  
府果未能如是耶即盡得以前八字尚不  
得謂之稱職况此八字者未必身有之耶  
夫帥之不能知之當審乃一切從厚徇情  
而寮屬署考十九稱賢又極其粧點無乃

行私罔上紀法不蕩然盡廢乎賢太守其  
熟念之

鹽運司之職

鹽運之職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為良法近者運  
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

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解池之鹽  
常不足額故商人雜以硝砂以售諸民民  
每棄而不食三省斥鹵之地生鹽不生穀

有差又有糧而煎食反為犯禁倘一變通  
三利俱存夫河東之引有定額解納之銀  
有定數權鹽之本意不過足數而止耳解  
池既不足額而陝之西安山西之太汾等  
處各有生鹽處所設以解池為正課每年  
可產十分止發七分常餘三分積厥以備  
凶年兩省產鹽地方為陪課應派三分須  
派四分常餘一分寄庫以補缺額是每歲  
溢額四分十年溢額四年矣派引之法無

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  
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  
派商鹽蓋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濕如  
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  
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通融不足許州  
縣官申請在廠餘鹽夫解池三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招商當少恐賤而難售鹽缺則  
給商當多令歲賣不窮土鹽一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輸課於官以裕緩急鹽缺則即

與優免以養民力或曰四分餘派足乎曰  
不求其足儘每歲七分三分之所餘即使  
十年餘二餘一亦足以備二年一年之課  
盈虛消息自有活法不必膠柱耳往聞富  
平歲額該引銀千兩十五年前縣尹申請  
鹽臺願令產鹽地戶歲納千金聽本縣之  
民食本縣之鹽而鹽臺不聽以為行鹽地  
方已自不多豈可使土民侵商路哉是所  
重在商而不在課矣不知果出鹽有所則

三省之地皆解池也果納銀有人則三省之民皆鹽商也吾惟求課額之常盈耳不猶愈於嚴刑久禁逼令商人上納而壓欠不支乎不猶愈於地土包納糧差所產却為禁物而棄之無用乎不猶愈於解額不足澆晒揀和逼派於民令之愁苦乎不猶愈於公為禁約私聚鹽徒法網愈密奸弊愈多乎本院所言總之足

國而商民互與調停兩不相病若見得解池

不見民鹽見得商人不見百姓見得當塞不見當通強不欲上納之商禁自食其產之民皆守法之過而失立法之意也夫惟大破拘攣然後永獲利益本院以舟外之人謀篙師之事誠不知其詳大都病民而棄利運長寧無不安於心者乎

明倫彙編  
卷之五  
三



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  
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  
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  
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  
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  
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  
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  
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  
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

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用一殮中火坐司  
下咽亦自安然收一床枕席被褥着身亦  
自妥貼本院做秀才時曾見親臨本道追  
陪直指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  
政短長不談一語朝暮道旁迎送每日院  
內作揖直指閉門則兩道取贖互送折呈  
行票互設酒席問縣官索要戲子怒該房  
水陸不豐出門之日鼓吹旌旗前呼後擁  
者每長一二里夫馬催隨供張迎送者不

日聯卷之二  
減數百人饑疲於奔命騷擾於閭閻者不止數百家蓋三過吾邑一事未行而百費豪奢百般難事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為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為不尊權不為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紳黎修舉政事者也六品以下蠹政虐民

者皆得挈問寧至甘言溫色作此謙厚態乎昔在春秋三大夫皆同僚也孔子中大夫耳與下大夫言猶侃侃有剛直之氣豈謂臨屬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至於取贖雖非入已而查贖亦須體人徃日無礙名色已屬欠通而預支候還



尤為可笑州縣動輒那借官銀庫吏每以  
侵欺坐罪粘一牌票查盤甚損去後名節  
此兩院司道通弊近日各處稱冤已經申  
飭前官拖欠後官補賠矣吾黨慎無復然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使君世道之汙隆  
亦惟係於督學使君矣今有督學於此文  
學甚優潔身甚潔闕防甚密持法甚公校  
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

者皆得挈問寧至甘言溫色作此謙厚態  
乎昔在春秋三大夫皆同僚也孔子中大  
夫耳與下大夫言猶侃侃有剛直之氣豈  
謂臨屬乃中快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  
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  
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  
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  
知已至於取贖雖非入已而查贖亦須體  
人往日無礙名色已屬欠通而預支候還

尤為可笑州縣動輒那借官銀庫吏每以  
侵欺坐罪粘一牌票查盤甚損去後名節  
此兩院司道通弊近日各處稱冤已經申  
飭前官拖欠後官補賠矣吾黨慎無復然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使君世道之汙隆  
亦惟係於督學使君矣今有督學於此文  
學甚優澡身甚潔闔防甚密持法甚公校  
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

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  
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  
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  
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拈  
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  
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  
聚談天下

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  
國家之寄令其敷衍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

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  
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  
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  
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  
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

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  
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  
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  
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

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  
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  
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  
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  
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  
府司保結

祖宗時數以濫保殺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  
無礙者也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  
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

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則聰  
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  
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  
起復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為  
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  
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  
已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  
諸士聯其長幼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  
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

督教官以修實政所不遵守規條即行叅  
劾拏問既係提刑按察之官當有明罰勅  
法之體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  
之上瘴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  
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

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  
機而因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嗟嗟天下  
治忽全賴通學多士士習邪正只靠督學  
一官今學之無政久矣士莫知所持循矣

任世道者自有一般舉動自建一番事功  
本院職在率屬敢言其畧至於振刷之果  
確風勵之精勤則何敢與焉

按察司之職

庶訪之職風憲約獄政備言之矣古者御  
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熏蒸氤氳之氣  
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  
刑罪蓋瘴惡之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  
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

群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  
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  
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映者司曰按察司  
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  
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  
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  
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奈何  
按察司獨謂刑名乎舊日山西臬司以明  
刑弼教分扁兩坊而堂上對聯又以五刑

三尺作偶余俱更之云至於刑名一事尤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寃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豈為直指代勞哉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扯問案候

按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叅聖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

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  
留意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  
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

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  
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

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  
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

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  
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  
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  
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  
姑無論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  
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材總  
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  
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  
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

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  
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  
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  
老恤孤儲畜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  
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  
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  
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宗室官吏起送保  
結或復

命覲賀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

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  
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  
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  
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  
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使着生業禁異端以  
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  
牟嚴起解以足

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  
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



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偽訪把持以通  
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  
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  
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  
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  
疲瘥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矜民各道不  
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  
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  
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闕  
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武職一

臣子受

國之恩惟武職為最厚而負  
國之罪亦惟武職為最深思爾祖宗或以勤  
王之忠或以渡江之義或以汗馬之勞中  
間亦有買級報捷借勢冒功遂與世襲軍  
官永享

朝廷爵祿俗語常說紗帽底下餓不死人是

一員官強似一名軍且如太原營馬軍尚  
可支持步軍每月關銀四錢中間半年止  
關三錢五分每日不及一分二釐還不穀  
一頓飯錢况他也要百般使用也有父母  
妻子指望三四錢銀養活身家軍士貧麼  
不貧爾等知麼不知如今將那軍士月糧  
減扣又將他身子占役又將他打罵折磨  
全不問他饑寒困苦爾非土木心上過得  
去過不去天有眼目饒得過你饒不過你

想那征南戰北之時豈單身獨馬之力以  
不得千軍萬馬一齊向前廝殺做官的得  
幾顆首級便是官上加官在陣上亡身便  
是贈了又贈那軍士呵捨命向前臨敵喪  
命也無其數那箇知他姓名那箇哀他忠  
勇那箇恤他子孫那箇尋他骨骸是一將  
成功者衆軍之力爾祖所享者軍士之恩  
唐詩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有事之  
時軍家忘身克敵與你們爭陞賞平居之

日却又科歛軍士與你養身家但有一點  
良心這事忍做不忍做再遇出征發馬時  
這軍用他不用他本院到任以來舊日打  
取水魚採買天花狐兔指稱餽送酒席送  
迎鋪墊及占役修蓋採柴燒炭打造捺織  
納月錢占身後及收留山人相公琴棋星  
相指稱科歛擅差旗牌家人索取常例折  
乾凌軍凡月糧馬草輕扣毫釐應叅提者  
叅提應挈問者挈問已經嚴禁年餘軍士  
少蘇困苦誠恐不能徧諭以致違犯取究  
合行詳勸幸一思之

武職二

古人云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將死官也武  
職定胎落草此身便不屬自家世襲爵祿  
名雖與

國同休其實與國同戚者也而今做軍職的  
生下來便靠着有箇官做靠着有幾石糧  
喫靠着有幾箇軍使便是一字不識一藝

不通一活不做也便凍餓不死所以生來  
既不讀戰策兵書又不肯馳馬試劍又不  
習練陣安營又不學衝鋒對敵只為應襲  
比試撫按閱操無奈弄箭拈弓其間有志  
向上欲建功立業光祖榮宗者豈得無人  
而惰慢放肆苟且罕汗者十常七八也你  
自思想天下東征西戰

朝廷選將領兵上司定你廝殺你去麼不去  
奉命出征有所規避不行及臨陣在逃者  
俱以軍法從事斬首轅門你悔也不悔既  
是不得不去我且問你膽氣如何智謀如  
何與你一千人馬怎麼調度叫你與賊對  
陣怎麼廝殺賊據山岡你在平原如何攻  
圍賊在平原你臨川澤如何敵鬪賊伏山  
谷忽然邀截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  
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虎狼誘敵之  
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蒼若鷹  
鷂鎗如何刺刀如何輪棍如何擊砲如何

發箭如何射城如何守壁如何攻號令如  
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  
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  
防饑渴如何預備器械如何整修消息如  
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酌氣急如何振作心  
離如何收拾退縮如何鼓舞困苦如何優  
恤驕悍如何彈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古  
書昔賢皆有良法平日全不講求臨事只  
得胡亂夫將領者三軍之司命也假如領

俱以軍法從事斬首棘門你悔也不悔既  
是不得不去我且問你膽氣如何智謀如  
何與你一千人馬怎麼調度叫你與賊對  
陣怎麼廝殺賊據山岡你在平原如何攻  
圍賊在平原你臨川澤如何敵聞賊伏山  
谷忽然邀截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  
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虎狼誘敵之  
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蒼若鷹  
鷂鎗如何刺刀如何輪棍如何擊砲如何

發箭如何射城如何守壁如何攻號令如  
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  
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  
防饑渴如何預備器械如何整修消息如  
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酌氣急如何振作心  
離如何收拾退縮如何鼓舞困苦如何優  
恤驕悍如何彈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古  
書昔賢皆有良法平日全不講求臨事只  
得胡亂夫將領者三軍之司命也假如領

條湏是熟爛通曉方准起送不然發回再  
習一年三發三習全不長進者永不許襲  
替該道府朦朧起送者一體查叅汝其勉  
之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已而  
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  
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  
以有諸已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

以藏身不恕也而遂恕人同為民賊耳法  
必不貸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  
治軍民者也三關兵馬統於總兵分於叅  
將遊擊守備操防十七衛所軍七統於都  
司分於衛所指揮千百戶監臨節制者兵  
備而本院則提督之者也伍不充足士不  
精強器不堅利藝不熟嫻馬不健練令不  
嚴明將無勇略陣無節制戰無方略邊圉  
不固城池不飭墩堡不修烽堠不明險隘

不防栽種不密哨探不實儲積不富屯田  
不墾剝削不懲騷擾不禁疾苦不知機密  
不慎先事不周應變不敏有如此者三關  
將吏責有攸歸而提調無方督責不嚴致  
邊備日弛而兵威不振本院安所歸咎耶  
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  
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  
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  
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犂獨不收寇盜不息

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  
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  
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  
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  
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  
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  
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彌不去  
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  
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

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那顧本院所自信  
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  
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  
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  
承善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  
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  
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  
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財以為州縣之  
累本院與衙役日用所需止有題



准公費及驛傳小菜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  
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  
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  
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  
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  
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  
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  
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本  
院無德既不能閉閣以格群心又不宣代

庖以侵衆職仰屋竊嘆祇應自劾以明曠  
職之罪耳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  
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  
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既刻以視友人友人曰君言過直  
矣余曰三友先直余僭首諸僚安得為  
涵蓄語且余云云皆為不肖者發也賢  
者惡惡有同心不罪余直不肖而罪余  
是自謂不肖也倘聞言而悟斯改焉即

罪余奚病矧余所謂職匪曰能稱所謂  
不職匪曰能免善則與諸僚共為之不  
善與諸僚共改之是余亦未嘗不自直  
也嗚呼士君子良心炯炯靈明固知不  
罪余直矣

明職卷終

